

郭沫若著 王锦厚校

《棠棣之花》汇校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

《棠棣之花》汇校本

郭沫若著

王锦厚校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3,000 印张：7.75 印数：1——4,700

统一书号：10109·1918 定价：0.97元

说 明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戏剧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该剧写作时间最早，删改次数最多，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作者艺术如何成熟，也可以看到作者思想如何变迁，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剧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作者将《棠棣之花》作了最后“整理”，整理完毕时，他深有感慨地说：

“本来这《棠棣之花》的完成，由民国九年到现在，是绵亘了二十二年的岁月。中间经过了好些次的删改。民九《时事新报·学灯》双十节增刊，初版《女神》，《创造季刊》创刊号，《蕢萋》单行本，光华版《三个叛逆的女性》，商务版《塔》，北新版《甘愿做炮灰》，这些资料如收得齐全，我倒很想把它们汇集起来，以表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但这工作，恐怕比重新创作一种剧本还要艰难吧。”（《由“墓地”走向“十字街头”》）

为了实现郭老这一遗愿，更为了学习、研究、宣传郭老，在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具体帮助下，总算将郭老提到的那些材料搜集了起来。兹仿照传统的校注办法加以整理。

一、本书以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作家书屋初版《棠棣

之花》为底本，各版不同之处分别在每一幕后的注释里刊出。

《棠棣之花》第一幕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国九年双十节增刊》（为便于行文，在注释中均简称《增刊》），曾先后刊于《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泰东图书局出版，注释中简称《神》）、《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创刊号，注释中简称《创》）、《聂莹》（一九二五年九月光华书局出版，注释中简称《聂》）、《塔》（一九二六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注释中简称《塔》）、《三个叛逆的女性》（一九二六年四月光华书局出版，注释中简称《叛》）、《甘愿做炮灰》（一九三八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注释中简称《炮》）、《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等处。本书收录以上版本的文字增删情况。

二、《棠棣之花》一书于作家书屋初版后，又曾由群益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单行本，《沫若文集》第三卷亦收入该剧。每次，作者又作过某些文字上的改动。为避免烦冗，这些改动本书一律未收。

三、附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照《棠棣之花》作家书屋初版本的附录篇目收入；第二部分中“郭沫若谈《棠棣之花》”一辑摘自有关的报刊、文集，另附上《漫谈〈棠棣之花〉的“删改”》一文，供参考。

四、工作过程中，得到郭平英、周峰、张瑞芳、萧斌如、邵华、曾建戎等同志的大力帮助，或提供手迹、剧

照，或协助查找报刊书籍，更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五、由于政治业务水平有限，缺点错误难免，敬候读者批评。

校 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旬于四川
大学郭沫若研究室

《棠棣之花》汇校本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清）李汝珍撰 李汝珍校

人物

聂政——年二十岁。明敏，果敢，富于正义感。

聂嫈聂政之姊，二人孪生。性情相似。

因系孪生之故，此二人须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孪生子本有两种，有绝对相同者，必为同性；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姊妹者，必为异性。此为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年三十余。系一通常妇女，生活虽微贱而不糜烂，富于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

严仲子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远见，并能谦恭下士。

食客——韩山坚年四十左右。机警，但心地坦白。

韩相侠累年四十以往。阴险、跋扈、粗暴。

韩侯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为合格。

秦使年三十余。此人戏虽无多，但须矫健稳重，颇有自恃而不失于矜持。目中无人，却须不显其傲慢。

盲叟年五十以往。悲惨社会中之人生经历者。人类社会中有无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此人即其综合之象征。

幼女——玉儿盲叟之女，年十一二，一片天真。

士长一与二此二人为侠累之党羽，愚昧、刚愎、横暴。

卫士甲与乙此二人于戏中地位，颇为重要，似愚戇而却天真，似粗暴而却柔顺，良心未昧，易受感动。

其他卫士十余人，秦使随从二人，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

目录

说明	(1)
----	-------

《棠棣之花》汇校本

第一幕 聂母墓前	(1)
第二幕 濮阳桥畔	(16)
第三幕 东孟之会	(56)
第四幕 濮阳桥畔	(73)
第五幕 十字街头	(115)

附录一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郭沫若)	(161)
由“墓地”走向“十字街头”(郭沫若)	(171)
《棠棣之花》导演的自白(凌鹤)	(176)
《棠棣之花》的故事	(182)
演职员表	(185)
曲谱	(188)

附录二

郭沫若谈《棠棣之花》	(209)
漫谈《棠棣之花》的删改 (王锦厚 文武)	(219)

第一幕 聂母墓前⁽¹⁾

景：

一望田畴半皆荒芜，远处有浅山环绕。山势余脉在左近田畴中形成一带高地，上多白杨。白杨树上归鸦噪晚，树下一墓有栏杆围绕（在台上只现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份），墓前有台阶数段。一碑题“聂母之墓”四字，侧向右。左手一条陇道，远远斜走而来，与墓地相通。（2）

聂婆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篮自陇道上，聂政旅装佩剑随后。（3）

政（指点）姐姐，你看这一带的田地都荒废成这个样子了！（4）

婆（叹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了，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乌鸦和乱草的世界了。（回首指点）你听，那白杨树上的乌鸦叫得多么难听啦，好象是在嘲弄我们人的命运一样呢。（5）

政 人的五脏六脏只供那些乌鸦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荣——乱草呀，乌鸦呀，倒是你们比我们幸福得多了。（6）

婆（指点）你看，母亲的坟墓已长得这样乱草蓬蓬了。母亲死去已经三年，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和我们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哎，我们这几年来，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7）

政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乱，今日合纵，明日连横，今日征燕，明日伐楚，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的什么。其实我们的敌人不在中原的内部，而是在中原的外部。我们把外部的敌人丢掉，反而自相屠杀，将来怕只好同归于尽吧？三年前，严仲子先生和我说的这些话，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姐姐，假如再没有办法拯救，眼看着就要国破家亡。现在正是我们年青人发奋的时候啦！（激昂地拔剑及半复行收入。）

婆 是的，你这次去访严仲子，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体呢。（8）

此时欲圆未圆的月儿自远山升上，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聂婆置竹篮墓前，分桃枝为二，插于碑之左右。聂政斫白杨一枝，在墓之周围打扫。聂婆自篮中取供物陈布，并取出洞箫一枝。（9）

婆 哦呀，你把洞箫也带来了么？（置洞箫于墓栏上。）

政 是的，我已经三年不吹了。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听我吹洞箫。我今天晚上要在母亲墓前吹一会

儿。〔10〕

婆 好的，我也很想听听呢。（陈设毕，聂婆在墓前跪拜，聂政亦跪拜。）〔11〕

婆 （跪向墓祷祝）妈妈，我和二弟看你来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阳去拜访严仲子。母亲该还记得，三年前，母亲还在的时候，严仲子来访过二弟，要二弟替他报仇。当时因为母亲还在，二弟他要孝顺母亲，所以谢绝了。现在我们守孝已经满了三年，二弟想到“士为知己者死”，他想就在今天晚上赶到濮阳去探访严仲子。严仲子为人是深明大义，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会辱没母亲的事体。我也想改扮男装陪着他去，但二弟说我去反而累赘，而且母亲的坟墓也没人照管，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心让他一个人去了。妈妈，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多多地保护着他。〔12〕

政 （拱手直立墓前）妈妈，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应当做的事情，要不辜负妈妈养育了我们一场。姐姐她是有志气的，她能够独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别，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13〕

二人祷祝毕，聂政步下墓台，略略向四方瞻望。

聂婆起立，在墓台上频频拭泪，依依难舍。〔14〕

政 （回顾指着上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经上来了。（又环指四周）树上的乌鸦也归了巢，这四

周是多么清静哦。(15)

婆 我是很喜欢这种清静的境地的。在这万籁无声的清静当中，却好象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声音在那儿颤动。(取洞箫授聂政)现在请吹你的洞箫吧，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个歌谱，我要随着你洞箫的声音，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16)

聂政受箫，面月吹弄，时复回顾其姐。(17)聂婆倚坐墓台阶石上。

婆(唱) 别母已三年，母去永不归。

阿依姐与弟，愿随阿母来。

春桃花两枝，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谢时，姐弟知何往？

(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饥谨患。

饥谨匪自天，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粮肉，强者斗私兵。

谁可均贫富？谁可锡强权？

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18）

（聂婪中止歌唱）（19）

政（转身回向其姐）姐姐，你这歌词十分悲壮，就好象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一样。你请再唱下去吧。

婪好的，我也很想再唱，我心里就好象有唱不完的情绪一样。你就请照样地吹，我也就照样地唱下去。（继续歌唱聂政吹箫和之）（20）

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

阿依姐与弟，离别在今宵。

今宵离别后，相见不可期。（21）

多看姐两眼，多听姐歌词。

汪汪泪湖水，映出四轮月。

俄顷即无疆，月轮永不灭。

聂婪歌罢，不胜悲抑；聂政亦为之踌躇沮丧。二人缄默有间。（22）

婪（勉强振作精神）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挂念。（23）

政（摇头）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没有想出姐姐你竟这样的悲哀。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去了一大半。（24）

姜 对你不住。我的确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别离，我悲哀的乃是我身非男子。我假如是个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究没有用处的。我虽然是个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坟墓，向天发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我看，你现在可以去了。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苍生。好，你就请去吧。我再随意唱出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25)(唱)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聂政拔剑起舞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兄弟呀，去吧！

（在歌声中闭幕）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自由，

中华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蚀赤县神州。

人们反勇于私斗，

而却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26）

校 注

〔1〕这一幕脱稿于1920年9月23日，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国九年双十节增刊》，题为《棠棣之花》，有如下“附白”：

“此剧余构想已数年，今年暑假始得成其梗概。全剧共三幕五场：

第一幕

第一场 聂政之家

第二场 聂母墓前

第二幕

第三场 濮阳桥畔

第三幕

第四场 新郑城外

第五场 韩城哭尸

“各幕各场都是我想象力的产物，我不过只借些历史上的影子来，驰骋我创造的手腕罢了。《时事新报》将出双十节日增刊，叫我也要做一些文章来凑趣，我为学校的功课日日忙个不了：自午前八时起至午后五时止，每日如象上战阵一般，没有闲时候来另起炉灶，我所以只得把这一幕中第二场先行发表。因为只此场较短，写时不费时间，在新闻上发表时，亦不至割裂不成条贯。

“我不是历史教员，此处本无附加历史的检索之必要。然而关于聂政弟年龄上有不能不请我亲爱的读者诸君注意者。据《史记·刺客列

传》：严仲子访聂政时，聂母犹在，聂嫈犹未嫁；自彼时至母死，传中只云“未几”，此间悬隔当得不甚久远。古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我想象中的聂政姐弟都是二十前后的青年男女。又聂嫈嫁夫与否，《战国策》中本未明言，《史记》聂嫈哭尸时，始有“妾已嫁夫”一语。如聂嫈果曾嫁夫，则其夫姓氏如何，如何能舍夫而殉弟，传中毫未言及。我想“妾已嫁夫”一语定是太史公的蛇足，所以我剧中的始终是个未婚的处子。”

此剧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收入剧曲诗歌集《女神》，1921年8月5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题目仍为《棠棣之花》，有如下“附白”：

“此剧本是三幕五场之计划，此为第一幕中之第二场，曾经单独地发表过一次，又本有独幕剧之性质，所以我就听他独立了。”

1937年11月22日“再改作”时，作为《棠棣之花》第一幕，题为《聂母墓前》，收入文艺新刊《甘愿做炮灰》。

《增刊》“人物”作：聂政（年十八），其姐嫈（年二十）；《神》版作：聂政（年二十），其姐嫈（年二十二）；《炮》版作：聂政（年二十），其姐嫈（年二十，二人孪生，故同岁）。

〔2〕“荒芜。”后，《增刊》，《神》，《炮》三本皆有“间有麦秀青青者”一句；“远处”，《增刊》，《神》作“远远”；“有”字后三本皆有“一带”二字；“山势余脉在”，三本皆作“山脉余势走来”；“有栏杆……数段。一”，三本皆无；“右手”，三本皆作“左手”。

〔3〕三本皆作：“聂嫈荷桃花一巨枝，聂政旅装佩剑，手提一竹篮，自隧道上登场。”

〔4〕“田地”，《增刊》，《神》作“田畴”，且无“都”字；“成这个样子了”，《增刊》，《神》作“到这么个田地了”，《炮》作“得真有点程度了！”

〔5〕“哎”，《神》作“喂喂”；《炮》无“哎”字；“丰收”，《增刊》，《神》作“丰稔”；“十年了”，《增刊》，《神》无“了”；“可是”，《增刊》，《神》，《炮》皆无；“眼前”，三本皆作“目